

藏在小蒜香饼里的思念

管洪芳（江苏）

周末回老家，发现屋边的梨树开花了，一朵朵，一簇簇，雪白雪白的，好看极了。女儿举着手机直喊我：“妈妈，我要把它们都拍下来，太美了是不是？”感受着女儿的喜悦，眼角滑过的却是梨树下那一棵棵几近淹没在杂草中的小蒜，心突然酸涩，眼睛也跟着湿润起来。

日子过得多快啊，算起来，母亲离开我就快一年了，而这小蒜，生长在这儿大概都不止七八年了吧。永远记得那一年，因为我喜欢吃小蒜饼，因为我问了母亲一句“自己家菜地可以种小蒜吗？要是自己家可以种，想吃的时候多方便啊”，不久后，母亲居然从山上挖来好多带着根的野蒜，蒜做了饼，蒜根就被母亲种在了这梨树下，浇水、施肥，等小蒜又长大了，母亲便又割了来给我做小蒜饼吃。母亲心灵手巧，她把蒜洗净切小段，然后加面粉，加水，为了让小蒜饼更美味，母亲总会特意加几个鸡蛋，这样做出来的小蒜饼，薄脆鲜香，仿佛怎么也吃不够。看我表现出一副难以抑制的馋欲，母亲总会笑我说：“自家地里有的东西，还怕没得吃吗？等明年我把它们再扩种一下，一茬一茬的，管你吃个够。”

母亲说到做到，果然第二年，原本会种上别的蔬菜的地里，被母亲种了好多小蒜。可能真的是种太多了，便不由地吃厌了。以后再回母亲家，母亲要做小蒜饼，我总拦着，直言道：“不想吃，吃多了，吃厌了。”我还责怪母亲，都怪她种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要少才精，这样扩种，都快泛滥成灾了，谁还在乎呢？面对我的无理取闹，母亲也不生气，她只是任由着来求取的邻居把小蒜不断地割了去，不过始终在梨树下留着好几棵继续生长。

一年又一年，为了保持小蒜的粗壮，母亲总会重新移栽一下，一直一直，所以小蒜也就我家的菜地里保留了下来。其实想想，何止小蒜，因为我眼睛近视，母亲听到说清明前吃几餐马兰有助于视力，母亲也是从田野里挖了野马兰来栽种在那块地里，还有一些主清热下火的药草，只要我说，母亲便会想尽办法寻来，于是一样一样，一年一年，那块本该种植蔬菜的地里，仿佛印上了我的名字，我喜欢的小蒜、药草，还有果树……都是我想要的。

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岁月，美好到让人以为会是永恒，而我则永远是那个倍受母亲疼爱的孩子，可是疾病无情，就在两年前，母亲生病了，难以医好的那种病，尽管我们带着她辗转各个医院，想尽一切办法去挽留，母亲还是走了。流着泪，那么不舍地，又痛苦地，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几近流干眼泪，哭哑喉咙，可一切于事无补，母亲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从此不敢多想，怕一想便是泪，更不敢多回忆，生怕情绪走不出来，而如今春来了，母亲种下的小蒜又长高了，我仿佛又看到了早年母亲为我做小蒜饼的样子，我对母亲的思念也跟着疯长起来，一茬又一茬，怎么也拦不住……

又是一年小草绿

钱声广（四川）

窗外的那片草地，熬过冬天的严寒，枯黄中舒展出丝丝嫩绿，在清风中吐露着幽幽的青草香味，深远且又及身。

我走出户外，循着草地里的石板小径，一边踱着步，一边细细地打量着这些青青的小草。它们犹如一个个可爱的生灵，沐浴在阳光下，默默地生长着。在这柳条还未吐绿，东风还未上小桃枝的春寒料峭中，小草，这个春天的信使，给大自然传递出了春的气息。

也许是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宅在家中忽略了外面的景致变化，在这芳草如茵的草地上，那两株亭亭玉立的白兰花也开了。硕大丰盈的花朵，晶莹剔透，清香似兰，白色的、紫色的花瓣，挺立于春风中，显得比小草飘逸洒脱多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字就叫《小草》。歌中唱道：“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

的小草……”那个年代，这首歌借用小草平凡、朴实的特质，唱出了多少平凡人的心声。

小草虽然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却一直用它那坚韧不拔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因而，古往今来，赞美小草的诗文甚多。比较经典的当属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曾巩的“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诗人笔下的小草平凡而高尚，朴实而坚强。

说实话，少年时的我，有时也会惶然，感觉自己好像就是一棵生在贫瘠的土地上、破岩中的小草，那么弱小，那么孤独无援，匍匐在毫无前途的环境里艰难地生存着。

有一次劳作之后，我躺在草地上，看着那瓦蓝瓦蓝的天空，心思也随着那一朵朵白云在尽情地伸展着……不知为什么，当时我

会想起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难道我的惶然是心胸不开阔引起的吗？想到这里，我便随手拔了一棵小草，但没能拔起。我又使劲地把草拔起，若非细心，断然看不出小草的茎干是那么的坚韧，它的根系又是那么的密集，白色的根须紧紧地抓住泥土。当下让我震动，那是小草一方面寻找养料和生存的空间，一方面守护着自身的安全。风来，吹不倒，雨来，淋不跑。这时，我方才明白，小草的灵睿和胸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慢慢地，我开始喜欢上了小草。好几次，我甚至对着小草突发奇想：小草会不会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语言？若有，当雨洗净了它们身上的尘土时会不会快乐地引吭高歌？

现在想来，尽管少年时的想

法有些幼稚好笑，但在我重新认识了小草后，它确实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示。它们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而嫉妒自卑，依然扎根于土地，觉察着地气的节律，忠实履行着信使的职责；它们没有因为岁荣后的岁枯而挫伤心中的那份坚强，依然是不忘初心，不改对大地的忠诚和依恋。

此刻，我多么想为小草唱一首赞歌。在这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那些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公安及消防人员，还有一直在加班加点生产各种物资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小草，都在为击败病毒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大家说出了这么一句充满信心 的话：“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是的，春光中，又是一年小草绿。

跟随古人去春游

吴婷（安徽）

着太阳。恬静秀丽的春景跃然纸上，使人整个身心都沉浸于柔美和谐的春意当中。而朱熹《春日》里的“万紫千红总是春”，意境深邃优美，韵味十足，更被千古传诵。

其实，从古至今，描写江南春色的诗词歌赋比比皆是。诗人身在江南，必游春色。哪怕定居北方，也要春天下江南游玩一番。

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写出了江南的灵秀之气，抒发了诗人对曾经客居的江南深深的爱。这首《忆江南》只是宏观的描写，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则详尽地写出了诗人早春漫步西湖所见的明媚风光，让读者身临其境地饱览了西湖生意盎然的春色之美，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杜牧的《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仅写到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再现了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揀进了沧桑之感，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幻，令人神往。

古人踏青，不仅仅吟诗作对，还会举行各种有趣的活动。“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讲的是荡秋千。一种叫“斗草”的游戏也很受古人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春游活动另有插柳、拔河、蹴鞠和放风

紫云英的春天

刘希（湖南）

一直不知道这种普通的植物，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名字——紫云英，小时候的我们，只知道它叫红花草，直到后来，翻看朋友圈，看到那片熟悉的花海，才知道它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名字，不由得心生温暖，想起多年前与它亲近的那些时光。

红花草是极易生长的一种植物，再贫瘠的土地，只要播撒下红花草的种子，来年，定会让你看见一大片美丽芬芳的花海。翻耕后的红花草便是最好的肥料，农作物株株茂盛，那一年收成便会极好。

红花草我太熟了，熟到我记事就知道有它的存在。那些年农村，每到冬天，人们便将红花草种子播下，到了春天，原本荒凉的水田里便是绿油油的一片，再过些时日，紫色的小花便直直地、伫立着，美不胜收。红花草既可以做鸡和猪的饲料，又能肥沃农田，就像农民一样实实在在。虽然播撒它的农人们常常忽略其观赏价值，但遍野的红花草，始终默默地生长着。

我喜欢红花草，最初也是忽略了它的美丽。那时候，母亲有交待扯猪草的任务，每个星期天，基

本都要去野外扯一篓猪草。三四月的田间，羊尾巴草还未长出，锯齿草也才刚刚冒出头来，而唯有红花草，茂盛得像要漫出田来，趁没人的时候，飞跑进别人家的田里，割几把红花草充数那是常有的事。在我们看来，这种植物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几镰刀下去，篓子便装满了。完成任务后，我们便把篓子丢在一边，开开心心地玩耍去了。

搭房子、跳皮筋、踢毽子、玩过家家，各种花样玩一遍，想着法子使劲玩，直到夜幕降临，远远听见母亲的呼唤声才回家。

红花草青翠碧绿，又嫩又鲜，猪最爱吃，我家也种了不少，母亲分不清我是在自家田里割的，还是割的别人家田里的，发现篮子里有红花草就会数落我一阵。好在，并没有什么人来追究。因而，我们对红花草，是非常感激的。以致于后来，在朋友圈里看到红花草的照片，我的眼前一下子又浮现出当年扯猪草的情景，想起红花草曾帮过我们大忙，内心便涌起无限的温暖。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红花草繁盛的季节，我想念红花草，也想念那些天真烂漫的时光。



亲爱的谷雨（外一首）

黎均平（四川）

来吧，亲爱的谷雨，
让我们去赴春天最后一场盛宴。
不需要焚香，只需要沐浴。
沐浴的雨，不要下得太大，太猛，太多。
要把雨水和泪水分开，
让这个春天不再流泪。
春天的伤口，就让时间来愈合。
卸下的沉重包袱，
可以埋进春天的土里，
借助春耕春播，重新长出健康的希望。
不妨把疫情的阴影
看成自然界的一场病虫害，
为了季节的行进，
我们准备足够的疗法，
比如物理疗法、化学疗法、
生物疗法……
看在谷的面子上，
我们用雨为自己加油。
春天这个最后的关口，
我们一定要守好，
就像编筐编篓重在收口一样。

来吧，亲爱的谷雨，
让我们一起整理行装，
结伴来一次崭新的出发——
过了春天这个重要的隘口，
就是热烈的夏天。
而更远处，
浩大、成熟、丰硕的秋天正等着我们。

谷雨时节， 我们眼泪饱满

亲爱的谷雨，
你的脸色可以更阴沉一些。
初插的秧苗，新种的作物，
和粗识农事的我，
能读懂你素朴的表情。
在这春之末的节骨眼上，
不需要任何不切实际的甜言蜜语。
我们深知，
阴沉是你另一种形式的滋润和抵达，
胜过所有晴朗的抒情和粉饰。
踩着季节的节奏，雨是你的精魂，
百谷是你的子民，及时是你的至诚。
你的阴沉，
恰似岁月温暖的前奏和序曲。
此时，雨前茶可以采起来，喝起来，
让久违的雅兴冲破疫情的心理封锁，
正常生活的血脉，又自然打通。
为了一个火热的夏天，
谷雨，你要加油；
为了一个圆满的春天，
你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了一个特殊的庚子年，
你要学会坚忍和深刻。
你的脸色可以阴沉些，再阴沉些。
贵如油的春雨，
远比我们的眼泪饱满。

老屋

何军雄（甘肃）

墙皮脱落，苔藓爬满墙头。
一只流浪的狗，趴在屋前。
门框上一把生锈的铁锁，
将两扇木门，牵连在一起。

庭院里，鸟雀悠闲地啄食，
一只馋嘴的猫伺机而动。
一阵风吹过，瓦片不慎跌落，
惊吓了院内静态的画面。

一棵老槐树，静候乡村，
在老屋前守护寂寞与孤独，
陪伴着每天的日出日落，
在刻骨的记忆里，怀念过去。



枝头赏春

周文静 山东摄